

重大题材创作面面观

当代视野下的宏大叙事

——安康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浅论

□ 紫阳 叶松成

关于重大题材创作，最近几年，很多作家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并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但同时也有些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即一头沉——历史题材重于现实题材，这类作品数量和质量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仅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而论，在中国当代电影、电视剧发展史上，可用盛况空前、蔚为大观形容。沉醉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客观地说他们确实写出了一批具有相当的历史分量和文学分量的作品，如《曾国藩》（唐浩明）《张居正》（熊召政）《大秦帝国》（孙皓晖）等。而以史诗诗剧抒写当下社会变革、直面现实人生的长篇小说，数量就显得相对有限了，虽然也能数出一批，但总体看质量不高，尚无法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的一些作品，如《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平凡的世界》（路遥）《白鹿原》（陈忠实）《浮躁》（贾平凹）《故土》（苏叔阳）《活着》（余华）《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等作品比肩。

我们提倡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是因为当前的社会需要及时反映道德和良心，需要及时用文学的方式触动人的脉搏，让美好的旋律与我们的心跳同频共振。但重大现实题材写作，对作家的要求不同于历史题材的写作，后者多来自于自身学养和间接经验，前者则需要真正放下身段，走出书斋，像周立波、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忠实等前辈作家那样，融进生活底层，与普通群众交朋友，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因此，没有生活的体念，就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所谓重大

现实题材，真正的聚焦点还不在于“重大”而在“现实”上，只有把握现实，才能洞悉生活的真谛。至于题材是否重大，这要看作家心胸和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王国维语），所以，题材的重与轻、大与小，在大作家眼里，自有衡量的标准。

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前提是必须要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要处理好素材与题材的关系。体验生活是为了发现素材、积累素材，倘若思绪不清、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写作规划，即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明确，那从一开始就走了弯路。因此，写什么题材的作品，这种动态一旦成熟，就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去实施。素材的选取由题材决定，题材为素材的积累确立了一个方向，如乡村题材、军事题材、城市养老题材等，题材将素材锁定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样体验生活的动机就十分明确了。

素材的选取由题材决定，题材为素材的积累确立了一个方向，如乡村题材、军事题材、城市养老题材等，题材将素材锁定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样体验生活的动机就十分明确了。

素材的选取由题材决定，题材为素材的积累确立了一个方向，如乡村题材、军事题材、城市养老题材等，题材将素材锁定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这样体验生活的动机就十分明确了。

三部曲”，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大巴山的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尤其是巴山人民身上那种耿直忠厚、嫉恶如仇、大义凛然的精神品格的描写，演绎出了发生在巴山古盐道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小说文笔细腻，主题揭示旨远义丰。《西域英雄传》系重大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主要讴歌了以张骞为代表的使节团英雄群体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开拓精神。它集人民性、文学性、史诗性、民族性、艺术性于一体，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海纳百川的爱国外交思想。

迄今为止，安康文学中反映当下现实生活，带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尚未出现，这说不上是作品的匮乏，而是这里不是对作品多少的盘点，而是对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进行的一次称量。我眼里的有价值的作品（长篇小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否进入学术研究视野，二是有无普世价值，三是能否带给大众审美愉悦。强调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性，是因为在重大的现实题材写作上，安康一直是缺位的，有题材没有人才（主要是年轻的小说创作人才），这是摆在眼前的一个现实。就拿上面提到的两部报告文学来说，单就题材而论，这可以算作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题材，而在如何表现这个题材上，不只是报告文学一种，如诗歌、散文，当然我个人更看好长篇小说、诗歌、散文深度偏重于抒情，在重大题材的深度揭示上，这两种形式形式不占优势。长篇小说以叙事为主体，在创作的空间和时间上可以无限开

拓，文学虚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思维，它为作家的主体想象插上了翱翔的翅膀。脱贫攻坚这一重大现实题材，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很多史料的虚假性被剥离掉，一些漂浮的东西被时光逐渐淘洗和荡涤，这时介入长篇小说创作才是最佳时候，但作为重大题材的驾驭，不是每个人都能担起来的，这又考验着我们自身的“本钱”，这个“本钱”就是艺术功底、思想境界、两者均具备了，这样就可以完全进入创作状态。

题材从素材中选取，而重大现实题材都有其相似性，毫无疑问创作首先要避开相似性；共性是普遍的、共有的，个性才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因此，题材不论多大，关键是它的躯壳里是否安放了作者的理想和灵魂。好作品不是教科书，而是能让人陶醉的音乐。文学的功能就是塑造美、唤醒美，同时还要延展、拓展美……“文学不仅要写人世，它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与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是可珍贵的人世。”（谢有顺《小说的心事》），重大现实题材创作，它在本质上就是要接地气、深刻表现现实世界里的“天道”，正义、良善、博爱，这是文学的温度，也是大文学观的确立。这里我还必须强调，所谓“重大现实题材”创作，绝不是一根捆绑我们思维的绳索，现实中有很多琐细的、轻灵的和飘逸的东西，它们很美、很鲜活，但却很小、很轻，对待这类题材，我们不能机械地、教条地用“重大”这个标准去衡量，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只要我们写出了一种站立的价值、一种高远的情怀、一种震撼人心的旋律，这就足够了。



胡树勇，1964年7月出生于紫阳县蒿坪集镇。受父亲和老师等影响，喜爱写作及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1982年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有通讯和专业论文发表于《陕西气象》《陕西林业科技》等杂志并获奖。1988年8月，参加公开招聘，自此进入石泉新闻通讯及基层电视宣传工作行列。

他的第一篇散文于1987年发表于《安康日报》副刊，自此一发不可收。第一本散文集《江汉清音》2001年12月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此后，他在《美文》《散文百家》《粤海散文》《散文视界》《中外文摘》《华商报》《陕西日报》等文学副刊发表散文和报告文学，在《中国摄影报》《中国有线电视》《先秦史研究动态》《新闻知识》《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发表评论及照片。

近20年来，胡树勇先后出版个人散文集《江汉清音》《鸟倦知还》《守一不惑》《博写》《范》《光影涟漪》《心地》《艺术之初》、摄影集《图说汉水文化》《陕南老照片》及《风从石泉》11部，参与出版《石泉文学作品选》等书籍50多种。其个人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等机构收藏，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中国当代散文精选》《散文百家十年精选》《中国优秀摄影家》《中国散文家大词典》《中国摄影家全集》等书。他的散文《得道》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学奖。散文集《江汉清音》获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第三届石文学奖提名奖。2014年2月摄影论文《南怀瑾摄影综述》入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第11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文集。摄影作品《抢救羚牛》获中宣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广电总局环境警示教育图片展优秀奖，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艺术研究会评为中国优秀摄影家，作品《山里娃》获中国优秀摄影作品奖。电视消息获省有线电视新闻一等奖、陕西新闻奖二等奖，电视片《蚕桑魂》获陕西电教片观摩评比三等奖。2014年1月，被省委宣传部评为全省基层宣传思想工作先进工作者。

他先后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省作家协会、省摄影家协会。树勇先生说文学一直是他的挚爱！他谈到沈从文、汪曾祺、黄裳对他的影响很大。三位大家的著作经常陈放在自己床头。他认为散文作家就要写当代、写现实，因此审美取向也是融入当下的这个“特质”。他爱石泉，写石泉十美，他大量的写作都是围绕着本土文化名片。许多人是从他的文字中，开始了解石泉、认识石泉，进而喜欢上石泉的。

谈到胡树勇的散文，著名作家王宗仁先生

曾说：“他的散文贴近大众，贴近现实，亲切而随和，不唱高调，不虚张声势，有一种真挚情感与心灵颤动之感。他的散文就是他的脚印，就是他真诚的流露。”向记者期间，胡树勇用脚步丈量石泉，几乎跑遍了石泉的山山水水，并把触角延伸到陕南周边和全国各地。前陕西作协副主席王康先生道：“胡树勇的散文很有特色，篇幅无论长短，描写无论对象，皆蕴含诗性，洋溢着画意，所出文字不空泛、不做作，有金石相击之声，无轻佻卖弄之嫌。”

胡树勇的写作、摄影、书法皆有造诣，他的才华，洋溢在脸上的阳光，给众多石泉的文化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他的文艺创作对石泉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他是石泉标志性的文化人物之一。

除文学创作之外，胡树勇还是一个多面手。他在新闻、摄影、摄像、电视编导、书法等领域，多年来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奖多多。

胡树勇有自己的散观点，他认为：“我向来以为写文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好的散文作家显得孤独不自觉，不喜同流，保持自己的个性及本色。我一向写文章有这样的追求，最好一篇文章完整完美无憾，其次一篇文章有部分精彩，再次一篇文章有一个段落很好（这样还有人看），最后一篇文章有一句几句闪光的语言（至少这篇文章还不是一文不值）。有的时候有一个时候的兴起，这还应该是正常的事情，变化是规律，而不是反规律。人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的脚步变化，不过真正珍惜感情的人总是会抓住主心骨的。改革初期文学繁荣，但那时中青年作家大多读书少，古文基础不厚，故那时的散文少文气，少厚度。现今如依旧，则学养表现仍薄。散文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我观察，记者出身的散文家有自己的特点，他们的散文更贴近生活贴近自我贴近近判别，也就是更贴近当下贴近时代，故而他们的散文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不同于写自然界写内心无由头感伤等所谓的抒情散文，我们认识前人的时代往往从贴近时代之文感受所得，但记者之散文常犯艺术性浅显之毛病。”

现在，胡树勇建立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经常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晒自己的散文新作。他说：朋友圈可以不天天发，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坚持在经常发，因为总会有喜欢的人阅读，并且读者可能在世界遥远的某个地方关注，谈诗和美文就在远方和未来。

（梁真鹏）

安康现当代文学人物回望：

胡树勇

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

写真事 绘真景 抒真情

——散文创作要做到“三真”

□ 汉滨 张朝林

我有个习惯，把自己写好的文字反复修改后存入空间，然后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晒，恳切广大文友们给我指正“挑剔”。好文章就是“挑剔”出来的，是反反复复修改出来的。

我不喜欢看别人的文字，匆匆忙忙写完不看，也不修改和校对，就急忙晒出去，朋友给他们私下提出缺点和错误，他们便脸红脖子粗地狡辩，慢慢地他们的文字就没人看了。

写作是个苦差事，不读书、不积累、不深思、不跑题、不洞察、不沉淀，是很难写出好东西的。这是我总结出来的经验。拙作《幸福花》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刊登，就是文友陪我三次探访安康的大小花卉市场，我个人又去过五次，和花卉行家交流，搜集大量的材料。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才动笔写了这篇《幸福花》。我写月河，多次在早晨、傍晚走月河，欣赏月河的水鸟翩跹，与朝阳和晚霞在一起，聆听月河的水声，静看月河的鲤鱼跳跃。热浪滚滚的下午，我又一次带相机走月河，爬上爬下两个多小时，汗水模糊了镜头，也模糊了我的眼睛，看着夕阳偏西，看着一大片晚霞落入月河，我被吸引、被震撼，一边拍照，一边构思散文框架，就是在走动中、拍照中、美景中寻找“切入点”，激发创作灵感。走上黄牛从月河下游蹬着河水走上来。黄牛、夕阳、黄牛、老人、月河桥，构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突然我的灵感来了。我拍下最后一抹夕阳，就急切地赶回家，在电脑上敲文字，敲打出一幅幅画面。经过几遍的修改，散文《黄昏的月河》草稿落成了，喜悦涌上心头，我又晒到朋友圈了，希望大家评判指导。我尊敬的一位散文家转发并写下了一段文字：“写散文，当然不是为了写景，是借景抒情，借景写人，景就是人，人就是景。人与景融，不动声色，所喜所忧，全在景中。景是此景，景非斯景，景入诗

意，景是意境。”

这一段话对我触动很深，似乎吹散了多年朦胧的写作迷雾，让我吹散了多年的写作方向，那就是散文写作要“写真事、绘真景、抒真情”。

“写真事”是散文创作的基本要求。广东的脖子浙江的头，上海的鼻子天津的脚，这是江苏的写作，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散文不能，必须是真实真实的写作。真人真事，就是真实的散文。只有独特性，当然还需要生活的提炼和艺术升华。有些散文作品，把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行，这显然是泛泛的散文。没有个性的散文是没有生命力的。我的散文人物和故事，不会杜撰的，必须是真实的，只是在表现手法上灵活多样。最近《安康日报》发表的《乡情好似家乡水》中的人物、故事是这样的：

“我想起来了。当年的忠银爷爷，是村里有名的‘大力士’，一百二十斤重的‘锁子石’他像耍气球一样抡上接下的。忠银爷爷风趣幽默，在我面前脱掉上衣，展示他磁磁亮亮的肌肉，轻轻一提，还让我瘦弱的拳头用力去击他的胸肌，我一拳挥过去，他稳如泰山，我的拳头生疼，过去一个背仰跌倒，乐得忠银爷爷哈哈大笑。忠银爷爷总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挑柴、担水、收拾庄稼，是村子里公认的大好人。忠银爷爷爱打抱不平，记得有一次穿着毛毛领大衣的小伙子欺负一位老人，忠银爷爷一声吼，伙子毛毛领‘傻了’，只见忠银爷爷抓起他的毛毛领，轻轻一提，就提上了坎，毛毛领快给老人一声赔礼道歉。”

这段文字的描述，忠银爷爷个性独特、为人忠厚、打抱不平的形象出来了，饱满起来了。

“绘真景”是我一贯坚持的写作风格。我的散文是以乡情为主的写作，我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溪一河、一山一岭，都是真真实实家乡景致，是我的原材料，我善用自己美的眼光去发现和捕捉家乡的美景，再用

准确的文字呈现出来，这样描绘出来的“真景”才能打动读者。

“一条小河，流过山脚下，从村前穿过。小河边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路边是一排排紫荆、垂柳、香樟，此时的紫荆树，花繁叶茂，红的、粉的、黄的，紫荆花，开在垂柳旁，摇在香樟下。路西是开发的新村，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乡情好似家乡水》的一段文字，是描写家乡小河及小河两岸的真实写照，读这样的文字，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是，写景不只是为了写景，写景是为了你要表达的主旨服务，我的这段写景，就是要写出新的乡情，写出新时代下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为主旨服务、为抒情服务。我不喜欢那种泛泛而谈空洞的写景，即使把所有美丽的辞藻堆砌起来，也打动不了读者。我的写景，把我在小桥上遇到乡亲与他们聊天、写他们的故事服务的。

以写景为主的散文，也需要有人物走进来，有景无人，景是空寂的，落笔空寂，寂寥；有人无景，人是单调的、平面的、死板的；人和景的映照，散文才会灵动起来。譬如《乡情好似家乡水》就有这样一段写乡情的镜头进入：“小桥上立着几个人，是乘凉的乡亲们，第一眼认出的是立顶爹和立保爹。我在村里辈分低，小时候我们是同班同学，现在他俩是村支委委员，配合着村支书张山爹的工作，弟兄俩是张山爹左膀右臂，三个皮匠赛个诸葛亮，他们把张营村的村容村貌、脱贫攻坚和新风建设等工作，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今年刚刚扛回来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的牌子。立顶爹和立保爹，拉住我的左手右手，嘘寒问暖，浓浓的乡情如同同乡水，纯洁、甘甜、可口，在我口中哗哗流淌。斜靠在小桥栏杆上聊着香香的香烟的老者，拍拍我的肩膀：‘这不就是咱们朝朝嘛！’”人物的出现，让家乡的小河也一起灵动起来，景、人入画而来，文章就有嚼头了。

“抒真情”是我不可动摇的笔

力。真情从哪里来？从景中来，从故事中来，从细节中来，这种情，是自然的、真诚的、水到渠成的流露。只有真情，才能打动读者。以我《乡情好似家乡水》为例。“哗啦一声，一道亮晶晶的清水从小桥地的河滩里飞上来：‘孙娃娃，我是你婆婆，把我忘记了？’一位戴着白色遮阳帽的老婆婆立在河滩边。”“咋会忘记婆婆您哩，我人小身体瘦弱，还吃过您奶，我人小我的眼睛模糊了，清楚记得，婆婆的小儿子被我小几岁，为了不让我吃婆婆的奶水，把我的肩膀打破了，婆婆一巴掌把我小儿子扇得大哭，把我搂在她的怀里。桥上桥下，我们都哈哈大笑开了。”

不知道读者读到这里是什么感受，我写到这里心里很难受了，禁不住流下了泪水。童年时代，婆婆多病的我吃过奶水、婶娘的、婆婆的‘百家奶’，这种浓浓的亲情让我终生难忘。

抒情露出来的时候，不能一股脑地全部流露出来，要给读者留足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去感悟，这样才能共鸣。贾平凹先生与父亲《喝酒》的散文，就是先抑后扬的写法，景、故事和细节写得十分感人，用细节打动人，用故事感染人，用真景说服人，恰到好处地抒情后忽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我读一次，流一次泪。这就是真情留白的魅力。城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散文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写好新时代的变迁和新的乡愁，打开新的散文领域，需要一批散文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写出有真景、有真情、有真人、有真事的散文，在新时代的环境中，一定能够出现散文的高原与高峰。

文化纵横



工笔人物 汉阴 陈宝霞作